

# 先秦时期生态观述论

袁红军 高 宏

( 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郑州 450044 )

The XianQin period has produced more abundant ecological awareness. " Book of Changes ", Lao Zi and Zhuang Zi, Confucius and Mencius, Xun Zi, such as tube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se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our ecological practice today will be a positive reference.

Key words :XianQin Ecological concept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内容提要** 先秦时期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生态意识,对《周易》、老庄、孔孟、管子、荀子等的生态观进行初步提炼、分析,寻求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原则、立场与观点,正确认识和评价先秦时期生态观将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实践活动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先秦 生态观 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人们一方面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变本加厉地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为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就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入的反思,反思的目的就是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寻求一种新的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为此,我们探究先秦时期生态观种种表现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基于古典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东方传统生态观的生态意蕴,从中吸取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资源。

## 一 先秦时期生态观的主要表现

### (一)《周易》“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通行本《周易》由“古经”和“十翼”两部分组成。“古经”即64卦卦爻辞,据高亨先生研究,“古经”大抵成于周初<sup>[1]</sup>,而“十翼”即十篇《易传》则作为注解“古经”的作品大致在战国后期至汉初才最后定形。《周易》古经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阐发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形态观念、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著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1.“既雨既处”的生态道德观。《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

——“既雨既处,尚德载。”尚德载”的生态道德观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中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资源是密不可分的。“天”可分为自然之天与道德之天;“人”或指圣王,或指普通人,一般指普通人。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来看;“天人合一”在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承认这一有机整体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处于整体的和谐状态。《周易》古经《乾》卦九二爻辞和九五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皆是表述“天人合一”思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认为只有从上天得到了佑助,出现“既雨既处”的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才会吉祥。《易传·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即所谓“天人合德”观。其中包括四种相“合”关系:与天地同德,厚德载物;与日月同辉,普照一切;与四时同律,井然有序;与鬼神同心,毫无偏私。只有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周易》古经这种“重德”观,把人之德与天之德紧密相连,体现了“天人合一”最初

形态观念的德性价值取向。

2.“系于苞桑”的生态爱护观。《周易》古经就描绘了诸多灾害现象《离》卦九四爻：“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井》卦初六爻：“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厉。”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灾、旱灾、水灾等的危害对人们的生存带来的可怕情形《周易》古经才充满了生态忧患意识，提出了生态爱护和资源节用思想。《否》卦九五爻：“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一旦桑树死亡，蚕也会因失去食物而死亡，所以蚕农们小心翼翼地精心种植桑树，时刻心系着苞桑树。这种“心系苞桑”的生态忧患意识是华夏农业文明得以开创和发展不衰的原动力。《大有》卦九四爻辞：“匪其彭，无咎。”不奢侈就不会有过失。《周易》古经借助天人合一的力量，通过讲解“有咎”、“无咎”来推行自己的节俭消费观。《比》卦九五爻辞：“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三驱”之法即打猎时将三面包围，放开一面，进来的野兽，凡是面对自己直冲过来的，一律放走；凡是背朝自己的则可以射杀。这样就可以保证野生动物资源不枯竭。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对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的生态伦理观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

3.“鸣鹤在阴”的生态和谐观。《中孚》卦九二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是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画，大树为鸣鹤提供乘凉的栖息地，大自然为这对声声相应的鸣鹤提供了“好爵”，好令人羡慕，它让人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这实际上是作者借鸣鹤抒发自己的生态社会理想。“履虎尾不吐人，亨”，《履卦》用占了全卦5/7的篇幅描绘虎不伤人的生态理想社会。《周易》古经这种生态理想社会思想对后来儒家提出“大同”社会理想和道家提出“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周易》古经“生态社会理想”的提出，与其安邦治国、推行德治和共同富裕的政治道德观息息相关的。《周易》古经政治上重“君子”，看不起“小人”。《师》卦上六爻辞明确提出：“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主张“大君”应该远离“小人”。《周易》古经还主张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生态社会。《小畜》九五爻辞：“九五：有孚挛如，富比其邻。”“挛”即心连心、手牵手而有仁爱之义。讲人人有诚信、讲仁爱，就会共同富裕起来。这种“有孚挛如，富比其邻”的政治社会理想与“履虎尾不吐人，亨”的生态社会理想二者相结合，才是《周易》古经所追求的完美的太平盛世理想。因此，《周易》古经所阐发天人合一

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人类当今的生态实践活动无疑是一剂济世良药。

## (二)老庄生态和谐思想

“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它体现了老庄对自然界逻辑构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认识。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世界万物是从“道”中产生出来的；“道”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和基础。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自然”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之意，天、地、人、“道”都是遵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通过“自然无为”而体现出来的。宇宙自然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态运行过程，人在其中应该遵循一定的活动规律，这显然对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有积极的指导意义<sup>[2]</sup>。

关于对生态破坏而引起紊乱的忧患意识。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44章），过分偏爱某种东西必然招致重大的损耗，过多聚敛天下钱财也必然招致更多的亡失。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9章），对贪欲造成的危害表达了深沉的忧虑。“夫弓弩、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络、置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月去篋》），揭示了由于人类使用各种智巧制作工具来捕捉动物，使得自然界中的各类动物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造成了生态平衡的破坏。

关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以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平等精神。在庄子那里，生态和谐与平等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他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山木》、《书名下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他反对把贵贱的观念应用于自然界，反对以人类自己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人类是自然界平等的一部分，应充分尊重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平等身份和基本权利。庄子的这一平等意识是基于对自然界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理解。“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逍遥游》），充分肯定了不同事物之间息息相通、时时刻刻相互影响的情况。不仅如此，他还以食物链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论证他的万物联系观点：“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虫即蛆甘带，鸱鸦嗜鼠”（《齐物论》），这显然是对生态运行机制的恰切表述。

## (三)孔孟生态道德观及生态忧患意识

关于孔子生态观。

1. 生态和谐理想观。孔子以“仁”立学,主张“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书名下略)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孔子吸取《周易》智慧,主张树立“畏天”即遵守自然规律的生态伦理意识,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通过仁人志士培养起“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儒家社会理想。

2. 生态道德观。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所以要敬天修德,才可以无大过”,主张既要对人讲道德,也要对天讲道德,不要人为地破坏“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孔子明确提出“仁者乐山”生态伦理,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的这种生态道德观对后世儒者道德修养影响极大,即孔子不仅主张“仁者爱人”,也强调“仁者乐山”,作为君子必须仁爱人民、热爱大自然,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之中。今天随着生态哲学的蓬勃兴起,深入挖掘孔子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自觉地将生态道德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 生态爱护观。“(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第七》)体现了孔子的生态和谐爱护观。在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上,他反对贪欲、提倡节俭,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学而》)、“政在节财”(《孔子世家》)、“君子惠而不费”(《尧曰》)、“礼欲其奢也,宁俭”(《八佾》)。他提出的弃奢取俭主张虽不是针对生态问题,但是其自然资源节约意识也可以说是生态伦理意识的体现。

关于孟子生态观。孟子也是通过很多其它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界具体事象的生态关怀,主要有“重农循时”意识。“不违农时”以及“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书名下略),均是其循时意识的反映。在此不仅提到了农作物种植与山林砍伐的季节性,指出生态的循时性特征,而且把它提升到“王道”的高度,显示出对它的高度重视。其次,爱物意识与生态忧患意识。“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孟子把君子爱民与爱物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类社会所拥有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珍惜爱护自然万物的领域,表达了他的爱物情怀。“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

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财焉,此其山之性也哉?”(《告子上》)。显然是对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忧患,是生态忧患意识的体现。

(四)荀子“能量守恒”的生态自然观

1. 生态道德观。“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义之情也。”(《荀子·强国》,书名下略)荀子的“义节于万物者也”,表达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存在物关系的规范和评价体系,“义”就成为一个既涵盖人际道德又包括生态道德的完整统一的道德概念。荀子以人类生存和发展为视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思考的范围,认为人的存在不仅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且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王制》),只有按照生物的“时”即生长规律而进行有节制的索取,才能使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处于相对的稳定,从而增强生态系统对环境扰动的抗御能力,收到良好的生态效益,实现人类和自然界和谐共处。

2. 生态自然观。“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列星随转,日月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论》)这些自然现象,都应该归于“天”的范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致士》)。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从而使生态系统按照物质循环、能量守恒和转化、生物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等自然规律不断发展着,并在总体上保持着物质和能量的相对平衡。荀子直观朴素地把禾苗、树木、鱼龙、鸟兽等的生存与发展同雨露、川渊、山林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荀子认识到了客观物质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他的生态自然观的科学之处。

3. 生态价值观。“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义。”(《王制》)荀子不

仅将“群”的含义从生物学扩展到社会学,而且突出了人在进化链条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人和自然界在结构和功能上各有其特殊性,只有将它们分开才能使人更清楚地认识自然界,从而处理好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 (五)管子大农业生态观

1. 农业资源生态观。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管子》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管子·形势》,书名下略),认为自然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们在行事时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在对山林和生物的认识上,《管子》也富于生态关怀,如《立政》篇认为“富国有五事”,其中把山林以及桑麻等作为重要的农业资源来看待,注重其间的合理配置,显然是一种大农业生态观。

2. 重视自然要素,摆正人与自然的正义关系。《管子》的自然要素包括土地、水流、山林、生物以及时令等,它们与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如“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充分肯定土地对人们的实用价值。“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地》),视水为农业的生命,说明了水的自然属性以及水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即水、旱、风雾霰霜、厉、虫。五害之中,“水最为大”;“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度地》),不仅谈了治理水害的重要性,还分析了因水害而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些看法对今天的水土流失或缺水而引发的某些社会问题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生态意义。

3. 注重生态实践。“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鼓励植树造林,并对植树造林的好手要给以重奖。“修火宪,徼山泽林藪草木,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立政》),要制定防火的法令,山林资源的开发要有节度,注重资源的生态恢复。

### 二 先秦时期生态观综述与评价

#### (一)关于“天人合一”思想

在先秦文化中,不论儒家、道家或墨家,也不论哲学、文学或艺术,把天地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

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而表现出对自然的深切关爱与亲近,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或共鸣的有情宇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观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且也影响到中国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成为传统文化中生态观的主流。《周易》的生态总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揭示了宇宙的生态循环规律;而“天人合一”则是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要义。老庄哲学的核心“道”体现出了对自然界逻辑构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认识。孔孟的生态观是基于其对“天”以及“天人关系”的宏观认识上。管子生态理念集中体现为大农业生态观。荀子的“天”更多的是自然色彩,本质上的自然规律。荀子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天人相分”理论,高扬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体地位。其中,荀子的“天人相分”虽然表达了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本质力量,但是,其思想中仍然有着“顺天”的重要内容。荀子强调“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天论》)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善其天行,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在承认“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同时,又倡导“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一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不能主宰人事,另一方面,荀子又认为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必须尊重、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荀子的“天人合一”理论对于生态伦理学的贡献在于,它不仅启动了生态伦理学源远流长的发生学的历史进程,而且通过高扬人和自然协调一致的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哲学构架。“天人合一”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良药,而且也是催生从生态中心论到生态协调论的一粒催化剂,是从现代文明过渡到后现代文明的哲学桥梁。

#### (二)关于自然生态的具体事象

先秦时期生态观都具体论述了自然生态的具体事象,即都对自然要素进行了分析。如《周易》的卦爻辞展开了对自然具体事象的分析,老庄对自然中的天、地、人以及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生态和谐关系进行了论述,孔孟剖析了人、山水、鸟兽草木、土地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农循时行为,而《管子》分析的自然要素则包括土地、水流、山林、生物以及时令等。这些都是爱自然生态、爱万物意识的体现。在具体论述中,其生态意识集中体现为以

“类”“群”概念对生态系统进行初步划分,还表现为对生态链或食物链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对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意识、节俭意识和忧患意识,寄予了一定的生态关怀。

### (三) 先秦时期生态观的个别内容评价

1. 孟子或荀子等人的生态意识具有原始性、区域性、非主导性色彩。其生态意识的出发点不在生态,在其思想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论述不明显不集中,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没有上升到关注全社会生态的地步。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朴素的背后透露着一定的先见性,可以说他们是先秦时期为数不多的生态觉醒者。

2. 有人反对“天人合一”中含有生态伦理意识,认为“对天人合一由于望文生义而产生的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今天世界的环境污染是西方人主张与自然对立,力求征服自然的‘天人两分’的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说才能救治西方思想的弊端”<sup>[3]</sup>。不可否认,“天人合一”从其本质上说不是针对环境保护这一科学技术主题而出现的,它是一个纯哲学思辨的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蕴涵有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识。从“天人合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来看,它在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承认这一有机整体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处于整体的和谐状态,也就是说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关联性的与和谐的。

3. 有人认为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是与其生态意识相悖的。这要辩证地看待。荀子所处的时代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还是很弱小的,提出“人定胜天”思想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们要客观分析这一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用来同自然灾害做斗争则可,用来搞环境破坏则不可。其实,荀子本人曾主张兴修水利,防治旱涝灾害,“修堤梁,通沟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艾”,这种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对环境扰动的抗拒能力来维持生态平衡的做法也就是对“人定胜天”思想的最好利用。

4. 正确评价老庄的“自然观”、“无为”意识与其生态意识的关系。有人认为老庄的思想是一种倒退思想,不合时宜,其生态思想也是不可取的。诚然,老庄乃至整个道家生态观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取法原始自然、尊重史前道德、崇尚浑沌审美。庄子把发展经济、提高技术同保护环境视为

对立物,主张把人类社会永远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甚至倒退到蒙昧时代。这种法自然而反社会、尊道德而轻功利、尚审美而斥技术的思想倾向,不仅与现代文明的价值信念正相反对,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原因的。从庄子本人来说,他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层思考是与其对社会与自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从社会背景来看,当时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类对环境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就决定了庄子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代生态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他并不是完全反对人类使用各种技术,他也主张“有为”,对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技术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他经常提到“织而衣,耕而食”(《马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天运》)等。因此我们不能以偏盖全,完全否定庄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

### (四) 关于先秦生态观在今天社会中的利用价值

很多人在评价老庄和儒家的生态意识时都谈到了要参考其中的合理因素,为今天的生态活动提供借鉴,至于如何借鉴并无下文说明。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认识:首先,把道家与儒家的生态意识作为指导我们进行生态建设理念的一部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其价值体现,都有特定的指导作用。其次,对待今天地球上原初的、人迹未至或很少到达的区域(如两极或原始森林),就应该运用老庄的“生态智慧”;除了特别重要的科学考察要求必去之外,尽量不让其他人去参观、探险,减少人们对此类区域的强力干扰,让这些地方的生态链不要因为人群的介入而发生破坏,让地球上这些最后的静土保持一份“纯真”。而对于自然界中那些人化色彩很强烈的地区(如城镇、乡村),应倡导儒家的“生态智慧”,采取其中“天人合一”的合理成分,做一些恢复自然绿色风貌的必要工作,寻求人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统一。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

[2]陈瑞台《庄子 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生态环境与保护》1999年第2期,第123~125页。

[3]李慎之:《对“天人合一”的一些思考》,《文化研究》1997年第6期,第56~59页。